

私塾在亚罗士打

19世纪亚罗士打未有私塾

19世纪初期开始，马来亚和新加坡主要城镇，已有不少私塾的设立。但在亚罗士打，迟至20世纪初才有社团开办的私塾。19世纪中亚罗士打一带的华人不多，不足以组成一个华侨社区。当时移居亚罗士打的华人，绝大多数是单身汉，不必为孩子的教育问题烦恼，因而无私塾的设立。中国海禁解除后，才有妻儿随丈夫南来。

林有祥在《吉礁华侨中小学校新校舍落成纪念特刊》所写的序文，即可证明一切。林有祥说：“溯自1850年乃吾侨在本州开发之初期，至1875年间有福建广东会馆之成立及建德、义兴、和胜等社团之兴起，因各具成见，意气用事，私会党派系之斗争甚烈，地方福利教育公益，乏人注意，故尚无侨校商会之创立。1900至1925年期间，侨况渐起发展，各途商业……获利不少……然对公益教育，仍置若罔闻。”从一小段的记载，可知当时亚罗士打仍无私塾的设立，即使有私塾，也是极少数由私人在家里所设者。

福建会馆首开先河办私塾

亚罗士打第一间私塾是设立在大伯公街（福建街）。当时是1901年，庄清建尚未移居槟城，他与数名同乡及数名在吉打有商业来往的槟城华商如林耀煌、周永盛等人，发起重修福寿宫（当时尚未易名为福建会馆），并首开先河，在会馆内开办私塾。目前，福建会馆仍保留1901年所立的“勉善碑”，碑文谈及福建会馆创办私塾的动机及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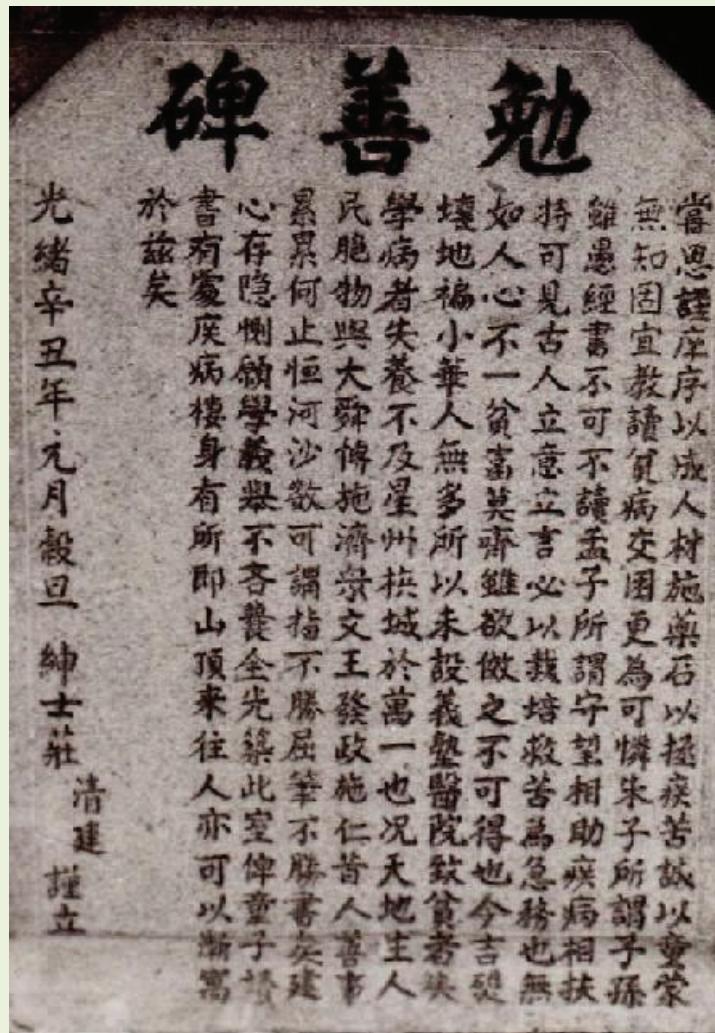
以下是用简体字重抄的“勉善碑”，另加标点符号，让阅读者更容易了解其内容。

勉善碑

尝思谨痒序①以成人材，施药石以拯疾苦。诚以童蒙无知，固宜教读，贫病交困，更为可怜。朱子所谓：“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孟子所谓：“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可见古人立意立言，必以栽培救苦为急务者。无如人心不一，贫富莫齐，虽欲效之不可得也。今吉礁地褊小，华人无多，所以未设义塾医院，致贫者失学，病者失养。不及星洲，槟城于万一也。况天地化育，民胞物与。大舜博施济众，文王发政施仁，昔人德泽累累，何止恒河沙数，可谓指不胜屈，笔不胜书矣。建心存隐恻，愿学义举，不吝囊金，先筑此室，俾童子读书有处，疾病栖身有所，即山顶来往人亦可以渐寓于兹矣。

光绪辛丑元月穀旦②，绅士庄清建谨立

注解：① ‘痒序’是指早期设立的私塾
② ‘穀旦’是‘吉日’之意



勉善碑原文

庄清建小史

庄清建字思齐，福建同安人，于1857年6月16日在厦门出生。19岁辍学后，南来暹罗之通扣坡为人佣工，稍有积蓄即移居吉打首府亚罗士打，受聘于杂货店当伙计。后来为吉打皇储所看重，改在皇储庭院当园丁。皇储欣赏他的勤奋和诚信，帮助他开创杂货店。

公元19世纪初开始，吉打苏丹推行一种资源承包制度，把州内所有资源，诸如土地的开发、种植业、稻米业、矿务业、酒赌经营权、渔业、码头税等都交给私人界承包经营。在这种制度下，所有资源都公开给私人界商家投标，标价最高者得标经营，年限1至3年不等。

福建会馆创办人庄清建

历史学家 Sharom Ahmad 在《Kedah》一书内有详细报导资源承包情形。Sharom Ahmad 指出，标到承包权的人士，绝大多数是来自槟城的华裔商人，少部份是来自吉打的华人和马来人。一名英殖民地政府官员曾说：“投资在吉打的每一块钱都是来自槟城的资金，每一名投标者都与槟城商家有关联。”标到烟酒赌博经营权的绝大多数是与皇室有交情的华裔高官如甲必丹之类的人物，也有的是私会党领袖。

庄清建曾在王储家园服务过一个时期，王储甚欣赏其办事能力，所以在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期，他曾标到不少资源经营权。据 Sharom Ahmad 在《Kedah》一书的记载，庄清建标到的资源经营权如下：

| 投标日期 | 所标资源 | 地区 | 标价 | 年限 |
|--------|--------|-------------|-----------|-----|
| 1897 年 | 鸦片、烟、酒 | 居林、瓜拉姆达 | 125,000 元 | 3 年 |
| 1897 年 | 赌博 | 哥打士打 | 25,000 元 | 6 年 |
| 1898 年 | 锡矿业 | 居林、万达峇鲁及加拉岸 | 7,200 元 | 5 年 |

以上所述，都是大规模的资源经营权，尚有较小的资源如码头、渔业、关税等，为节省版位，不在此一一详述。

事业有所成之后，庄清建搬到槟城去。在槟城经营《万福美米较》、《万兴美椰油厂》等，成为槟城大实业家。

庄清建于 1916 年 6 月 23 日逝世于槟城。

福建会馆私塾上课情形

福建会馆的私塾设在大伯公街旁，每天人来人往，都会听到学生朗读课文的声音，也可以看到老师授课的情形。

历史学家拿督奥克斯汀（Datuk James Frederick Augustin）在其所著之《往日的吉打》这样报道私塾上课的情形：“20 世纪初，一所华文学校的学生在监狱路（即大伯公路）旁建立起来。当时常听到学生朗读课文的声音，学生背向老师诵读课文。一名穿着裙子，戴着眼镜的女教师坐在课室的一个角落，听学生背书。男生是留着一条辫子来上课。”拿督奥克斯汀所看到的学校，就是福建会馆所开办的私塾。因为当时是晚清时代，男生仍穿着满清时代的长袍和留着辫子上课。

亚罗士打市内其他私塾

除了福建会馆所办的私塾，我们从前辈口中获悉，亚罗士打市内尚有数所私塾。曾开办私塾的地点包括实勿郎吡叻、双溪古洛、甘术路、马来由街、木扣港。

实勿郎吡叻的私塾是由陈天华所开办，后来改为新学堂，易名为新生小学。较后，陈天华曾在双溪古洛新民小学执教。日本入侵时代，他是一名活跃的抗日分子。甘术路的电车公会也曾附设私塾，木扣港也曾办过私塾，那时是由李国椅所开办者，自己办私塾自己教儿童，后来和胜米较东主陈则居接管该私塾，改为新学堂，名为养德小学，后再改名为滂滂学校。

郊区开办私塾概况

亚罗士打郊区，曾开办私塾的是十字港、十字港六英哩、竹城和笨筒。十字港益民学校前任董事长王友才先生说过，他小时候曾在十字港的私塾读过书。那是由客籍人所办的私塾，以客家话教学。王先生是潮州人，听不懂塾师讲什么，只好转到竹城的私塾去读书。

十字港六英哩也有一间私塾，于1925年由潮州人开办，学生只有10余人。创办人是许四孝，许亚能、许朝遂、许长发、许妈哲等人，全部是许姓潮州人。1932年，成立董事部，该私塾才改为新学堂，易名为益群学校。

20世纪初，康有为的保皇派和孙中山的革命派南来鼓吹新式教育后，曾办过私塾的教育场所陆续改弦易辙，办起新学堂来。虽然有些地区迟至30年代仍有私塾存在，但已没有新的私塾出现了。